

人民技術叢刊

4

第二輯

落後的腦袋

小說

李爾重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出版

人民藝術叢刊

落後的腦袋

李爾重著



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編

BCI 68 / 17 14

版權所有，不准翻印

一九五〇年一月第一版
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三版

上海印5001—7000

落後的腦袋

• 人民藝術叢刊 •

著者 李 爾 重
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
出版者 上海雜誌公司
上海寧波路 655 號
漢口交通路 38 號
長沙府正街 48 號
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

編號. 454 版稅. 111(15)

目 錄

一 落後的腦袋.....	1
二 舒隊長.....	29
三 解放前後.....	53

落後的腦袋

一 十年計劃

拉起一營一連一班的韓班長，從上到下，沒有一個人不知道。他這個班連他在內，共有十個人，就有九個人和他合不來。全連裏有正副班長十四名，有正副排長六名，沒有一個聽不到韓班長不搖頭的。連長指導員要和韓班長談話，老是要犯難

算的；只要有一句或一個字，他聽着不順耳，什麼新鮮話都會從他口裏蹦出來的。

韓班長大名叫俊庭，小名叫二楞子，外號叫做一聲雷，是個老戰士，一九四〇年參軍，是個又扣索又勤苦的貧農出身。入伍以後一直地當戰士，抗日戰爭勝利後，由河北開到關外，還當戰士，這次部隊改編為鐵道部隊增加了新戰士，上級考慮又考慮勉強地把他提升為班長。上級不提拔他說是因為他不進步，不能團結人，不好好學習；他本人不進步不學習，因為自己想不通：「光提拔別人！」這樣地他就落在許多同志的後面。和他同年入伍的，有的當了連長指導員，有的當了營長教導員；在這一連以內的連長，就是和他同時入伍的一個，上級着實為他還不進步着急，有一次教導員找他談話，勸他努力學習，好好鍛鍊思想，講了很多，韓俊庭聽沒聽且不說，總是沒有吭聲，並且在教導員旁邊的鋪上坐着，巴答巴答地接二連三地吸着黃煙。臨煞尾，教導員說了一句：

「你看！和你同時參軍的，有的當了連長指導員，還有的當了營級幹部，自己還不該進步麼！？」

韓俊庭聽了這句話，順手把未吸完的半截紙捲黃煙，一巴掌摔在地上，身子像柱子似地立起來，眼向教導員輕藐地斜了一下，一拍屁股，轉身就向外走，嘴裏說道：

「我也不打算當幹部！我有十年計劃——當戰士，已經當了五年，我還想再當五年！誰還能擋我！？……」

這次，提他當班長時，爲了提起他注意，好好團結進步，指導員又找他談話，談着談着也談到團問題上，韓俊庭照樣地說道：

「你不知道我早就訂下了十年計劃——當戰士？當戰士就丟人！？」當八路軍也不是爲升官發財來的！」

一營全體幹部和戰士，沒有一個不知道這有名的「十年計劃。」

二 「得服從我的命令？」

一班裏的戰士，也有幾個老戰士，像馬子亮、趙寶海、張春山三個都是一九四三年和四四年參軍的。雖然也老，能比不過韓俊庭。論對陣殺敵，在火線上幹，在一班韓俊庭更是數着第一了，所幹凡事他都壓人一等。有一回，在戰場上，一班擔任用平車子推大鉄（鉄軌——註）的任務，大家把大鉄裝在平車上，九個人才要向前推，韓俊庭一屁股坐到平車上頭去了，九個戰士一看就有點急眼，新戰士們沒敢吭氣，在一旁看着不動手推；張春山有些不服，說道：

「班長！你下來好不好？大沉的！」

「下那裏去呀？」

「下車下來呀！」

「讓我下地下走哇？」

「那可不!？」

「好!……」

韓俊庭一下子跳了下來；九個人伸手就推車子，韓俊庭兩眼瞪的溜圓，大聲喊道：

「別推啦！給我抬！我是班長，就得服從我的命令！」

馬子亮和幾個別的同志一看這個事要僵起來，恐怕誤了前邊工作，他們知道韓俊庭是個犟（讀醬）驢皮氣，扭到天黑不改口的；順着他點，事情才能解決。他們已經看慣了他這一套，滿臉堆笑地說道：

「班長！還是推吧！我們還能有個不服從!?還是你坐車上歇歇，我們推！前邊還等着用呢！」

「去吧！我不坐啦！在這兒等你們!……我看你們也得服從我！」

韓俊庭坐在地上捲了一枝烟慢慢吸着，九個戰士把一車子軌條送走。

三、「你們才穿壞了幾個二尺半!？」

那次部隊修完了一段工程，準備出發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修路，在這當中，接連着出了幾宗事，弄的全班窩火。

在出發之前，上級一人發了一條毛巾，韓俊庭的背包裏，往日存下來的毛巾，還有五條；見到這回領來的毛巾，他還是

十二分地有興趣，他從這裏把全班應領的十條毛巾拿來，一路走着，足看了有三遍，內中有一條又花、又密實，手一摸眼看，就知道它在這十條裏第一。回到班裏，他說道：

「這面領的手巾可不一樣，有好點的，有壞點的！自然是都要好的，誰也不願要差的，你們說怎樣分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大家誰也沒言語，沉了一會，他又說道：

「你們都不說，我提個辦法：把手巾全放到麻袋裏，你們站好，排好次序，從第一個人起，我掏一條給一條，趕上好就好，趕上不好就不好，憑個人的運氣！你們說行不行？」

「班長說行就行！」一個戰士說。

「好！你們贊成咱們就這麼辦！」

當着向麻袋裝手巾時，只裝了九條，單把那條又花又密實的留下了。戰士們都睜眼看着，轉俊庭望了望大家，說道：

「我不能給我個人掏，我把這一條留下，算我的！」

「我還要這條呢！」馬子亮說。

「是你當班長是我當班長？要是上級讓我當班長，就得聽我的命令！不能這樣平均主義！」轉俊庭板着臉說：「個人也得看看自己，想一想，你們才穿破了幾個二尺半！和我比！……」

東西補充齊了之後，部隊行了三天路，天氣已經是陰曆九月末了，熱炕頭到處招人喜歡。第一天宿營的時候，轉俊庭把

全班集合站隊，說道：

「一個炕就一個炕頭，不能十個人都睡。咱們今天睡炕打排頭向下排，我第一、他第二他第三……一個挨一個！」

第一天是這樣地住了，大家肚裏有意見，沒有說出口來。第二天又是這樣地住了，第三天還是這樣地住了。戰士們唧唧噥噥的就不少。韓俊庭聽了不入耳，把全班集合講話，道理很多，說到最後，還是：

「……平均主義！你們才穿裏了幾個二尺半！」

臨末又加了一句新的：「你們不能動不動就和負責人吵！」

四 檢 討 會

韓俊庭心眼裏最煩的是馬子亮，因為他雖然常當面說班長兩句好話，可是當面批評韓俊庭的也是他。行軍到了彰武縣邊住下，馬子亮的疥又發了一些，行走就困難，有一次這裏要派一個人去給營部送信，韓俊庭誰也不派，偏派馬子亮。馬子亮說：

「班長！我的疥又發了，派個別人去吧！」

「你不是沒死麼？沒死就得服從命令！」

「我走不動麼！」

「你不服從？」韓俊庭噥噥地叫起來。

「我有病麼！我就不服從！」馬子亮也蹣了起來。

「不服從就不行！我要處罰你！我……」

「不用拿那個吓唬人哪，有一個腦袋什麼都頂住了！」

這一傢伙弄僵了，韓俊庭吵着：「不能再幹下去！」馬子亮吵着：「這還了得！」別的戰士們都同情馬子亮。事情一下子鬧到指導員那裏，指導員左說右勸，才沒有繼續吵下去。晚上指導員親自出席，在一班召集了一個班務會，要大家檢討。指導員說：

「一班內部不團結，已經不是一天了！這樣鬧下去，工作一定做不好！大家要好好檢討，尤其是韓俊庭同志，是全班的領導人，更應該好好檢討！……」

指導員說完，戰士們嘴在鼓動着；還未等大家開口，韓俊庭搶先說道：

「我先來檢討檢討！檢討，爲了求進步，求經驗，毛主席老早就告訴我們說，要檢討！要洗臉，照鏡子，反對自高自大，主觀主義、不服從組織、個人主義！參加革命，頂重要的就是服從組織，加強組織觀念，沒個組織，你想抗戰，四外都是敵人，又是碉堡，又是毀民溝，又是汽車路，皇協軍日本兵又強……咱們八路軍爲什麼抗的住？組織好麼！個人要服從組織，下級要服從上級……。」

「你檢討你個人吧！」指導員說：

「我個人，我知道我錯誤很多，不是教導員常說：『只有

死人和肚子裏的小孩不犯錯誤！』檢討錯誤，也不算丟人！我檢討！自打我到一班，任務也都完成了，革命，爲人民服務，就要完成上級給的任務……。」

韓俊庭講了有一個多鐘頭，還沒有講到自己一點缺點。熄燈號已經吹了，大家都在打瞌睡，指導員無法，宣佈了散會。

五 「落後腦袋還有點用！」

敵人把彰武橋給破壞了。敵人縮在彰武城裏。

部隊開到彰武橋邊，一面監視敵人，一面搶修彰武橋，以便保證打錦州主力部隊的後方供應線。營裏開會做了動員，連裏又開會動員。軍人大會之前，先召集支部會，又召集班長以上幹部開會，指導員談了搶修彰武橋的重要性，也談了每個幹部黨員應有的模範精神和注意事項。在這裏，指導員特別強調要加強「敵情觀念」，要時刻做「戰鬥準備」。有些新參加的班長，還是第一次聽到「敵情觀念」這個名詞，雖然從口氣上從前後言詞上看，模模糊糊地知道是要大家注意敵人，到底還是有點發噁，有的就有點不安的樣子。

「敵人到底有多少哇？單咱們這個部隊？還有別的隊伍麼？」

「咱們離主力部隊還有多遠哪？」

「敵人不會向北再來了麼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大家提出許多就心的問題。韓俊庭臉上和往常一樣地沒有表情，誰也難猜清他是在害怕還是在沉靜着。他和往常一樣：開會蹲在臺後邊，巴答巴答地抽黃烟。指導員給大家解釋着：

「不要恐慌！前邊有咱們主力，敵人不敢老向北來！可是，也背不住來搗亂一回。反正，它不來，咱們就修橋。它要來，咱們就要和它幹幹！……」

韓俊庭心裏明白：指導員沒有打過仗，大概除了打過兩次靶以外，就沒有放過槍。他聽着指導員說幹幹，用眼瞟了一下，又吸烟去了。自始至終，韓俊庭一句話也沒有說，指導員看他沒有說話，尋思着沒有搗蛋還不錯。連長是韓俊庭的老戰友，這時却想起了他，當大家都沒話時，連長問了一句：

「老韓！你有什麼意見？說說！」

「沒意見！不來便罷，來了咱們就幹幹！」幹幹兩字咬的很重，學的是指導員的腔調。

「怎麼幹！才能幹好哇！新隊伍，不同都打過仗的呀！」連長真心誠意地向韓俊庭請教着。

「幹好了大家喝粥！幹不好還不是有老虎放羊等着呢！怕什麼！」韓俊庭明顯着是有意見。

「老韓！別說笑話！真的，大家都沒多少經驗，你和敵人作戰經驗多，看有什麼該提醒大家，提提！真等着大家放羊麼？」

「……」韓俊庭把嘴鼓動了幾下，且莫說話，又吸着了一枝烟，烟氣從口裏吐出來，噴向上。又打鼻子吸進去，大家望着他，這才慢慢地說道：「想不到我這落後腦袋還有點用！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韓俊庭把話打住，一口接一口地吸烟，指導員不耐煩地抓腦袋，別的同志們有的靠在牆上，有的小聲談論別的了。只有連長特別和悅地望着韓俊庭吸嘴，意思是要他說下去。

「我說，照咱們連，有的班裏一個打過仗的沒有，有的一像咱們班——有幾個打過仗的，這頂好是各班配一配！聽過子溜子響的，到底比沒聽過的要強些，不至於一聽槍響就不知東西南北。……再就是管機關砲的，人數都單薄，萬一有事，有個傷亡，拖都拖不走，我看！得單派下一兩個班，配他們一齊工作！……」

大家一聽，覺得很奇怪，像他這樣個人竟然心裏也掛念着工作，心裏也有個數。指導員也問道：

「派那個班幫助伊斯古機（機關砲——註）呢？」

「就派老韓的一班！老韓和馬子亮都學過伊斯古機，更方便！」有個人提議着。

「贊成！真要是敵人飛機什麼的來了，有老韓一個再加上一架伊斯古機，不請它落地，也不能讓他整個回去！」別的同志們擁護着。

之後，又討論了一下，老的有戰鬥經驗的如何調劑，如何分組帶領新戰士。韓俊庭提的兩條意見，完全被大家接受了。

散會之後，指導員對連長說了一句：

「老韓這個人還是有點意思呢！」

「他幹了這些年，經驗是有的！只要他思想順過來！」連長說：「今天，要不是左勸右勸，他還不是說兩句風涼話算了！」

「以後，多尊重他點，比多批評，可能進步還快些！」

「怕就是那末個事！」連長說。

到了晚上點名講話時，指導員特別號召老同志要起骨幹作用，新同志要在緊張危難中向老同志學習，強調老同志有經驗有辦法。不單韓俊庭，連所有老同志聽了都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些。晚上一回來，韓俊庭第一次地對馬子亮張春山趙寶海進行了談話：

「眼下離敵人很近，全班全連新同志，都看咱們的呢！咱們更是一慌，他們就得拿丫子（跑的意思——註）！咱們要沉着，他們才能有準性骨！指導員說的明白，要咱們起骨幹，在咱們班咱們幾個一定得做到！萬一有什麼事情，你們就抓着新同志跟着我，看我動作行事！」

六 「命都換的着！」

馬子亮幾個老戰士聽了韓俊庭談話，一面覺着事情變得異樣，不知太陽怎麼從西出來；一面也感到第一班以後第一次的順當。

和他們三個談了以後，開了一次班務會，韓俊庭講了些臨機動作的經驗，新同志覺着收穫不小，到末尾還是那一句：

「萬一有什麼事，大家就跟着我，看我的動作行事！」

全班覺着這個討厭班長忽然變得可愛了，起碼是全班有了個靠頭。

這兩天，韓俊庭比以前緊張了許多，連裏分配一班幫助機關砲班以後，第二天沒有吃早飯，韓俊庭就拉着馬子亮到伊斯古機班裏，把伊斯古機架起來，看了又看，又檢查了子彈，拉了拉拴，看了看機件髒不髒，看了一件小聲地問了一回：

「怎麼樣？老馬！沒毛病吧！？……」

「這子彈新到是新，就怕油擦的太多了，浸透了屁股門，打不叫！你看，用的什麼油？凡士林？機器油？油上的多，容易着土！……」

「就是！」馬子亮答着，往往是還未等馬子亮把看到的意見說完，韓俊庭又提出新問題。

「撞針不知怎麼樣呢！這種伊斯古機就怕撞針不好！……」

又和管伊斯古機的全班交談了關於這架機關砲的特點，有什麼毛病，那處應該注意，射擊力量有多大，誰拆卸使用頂熟，……又研究了在現場上應該架在什麼地方，又隱蔽，又便於發揚火力……好像他比這班班長還關心。

外邊謠言很多，說是「中央」多少，就要北來，前面消滅了多少八路軍，得了八路軍多少槍砲子彈，新同志們半信半疑，一天慌慌地不安定，新戰士們斷不了問：

「是真的麼？班長！」

韓俊庭在答覆這些問題時，話語上常常很簡單；多半是把眼斜楞一下，鼻子裏連連吭兩聲：

「那都是國民黨的夢話！八路軍——打我認識那天起——光知道繳敵人的槍，壓根就沒聽說過繳槍給人家！那回，我們三個人，叫他媽的一百多敵人圍住，他們尋思着這回沒跑，像狗叫喊繳槍！我們三根槍連在一起打，還是闖了出來！……哼！聽那做啥！？光聽螻蛄叫喚就不用種地啦！」

這個話，沒有兩天便傳遍了全班全排全連，誰也不聽這些謠言，大家都說：

「光聽螻蛄叫喚就不用種地啦！」

國民黨的飛機，三天兩天地飛來一架兩架，在鐵路線上轉遊，斷不了打壞了火車頭。第一回有一架飛機，飛到彭武橋的上空了，許多新戰士慌忙地鑽進了高粱地裏，韓俊庭叫他的一班穩穩地坐在伊斯古機旁的一條小溝裏。當着飛機到了頭上